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紅樓幻夢
第十六回 深悟道雙玉談因 小遊仙群釵入夢

話說寶玉、黛玉聽了翠羽的話，趕回瀟湘館。一面走，一面問是什麼東西。翠羽道：「不認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翠羽道：「竹子上長的。今兒張媽打掃竹林，月洞窗前，有根竹子梢上長出件東西來，像蘆花似的。三姨娘剛才瞧見，他說從來沒有的。」

寶、黛二人忙到窗前細看，寶釵、晴雯亦來了。觀其形如棕櫚花，花朵細碎如天竺花，金黃色，光華奪目。寶玉撫竹，細細把玩。微風過戶，忽聞一陣香氣自上而下，幽如蘭，甜如桂。黛玉、寶釵、晴雯亦至竹下賞玩，少頃湘雲、探春、妙玉等都來了，人人驚異。黛玉道：「竹子開花，亙古少有。」妙玉道：「天竺國極樂淨土，有竹吐華。今此處亦有，乃熙朝奇瑞，當有鳳來儀。」黛玉道：「再看如何，你怎麼知道？」妙玉說：「出處見佛經。此花還有妙處：長久不卸。若有鳳來，花香周甲，即無鳳來，亦香一紀，根下土香百年。」黛玉聽說，心中暗喜。素知妙玉淵通，又知其性情磊落，不肯阿諛，信以為實。湘雲道：「咱們來開竹花社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倒是件軼事，可以流傳千古。老太太叫我去瞧瞧，咱們告訴去。」大眾又到紅樓，細細告訴。賈母、王夫人欣喜異常。賈母道：「奇事奇花，明兒去瞧瞧。」封夫人等道：「自然要瞻瞻瞻仰。」飲酒後，又逛了一回，才各散去。

是夜月色侵階，寶玉、黛玉盥漱更衣，坐在月洞窗前若碗清談，閉了房門，同賞竹香月色。寶玉道：「今日之兆，定應著妹妹。當日英皇灑淚竹上，遂成斑點，流傳至今。此竹因你終日對他焚香操琴，時時愛玩，草木有知，競開花吐香，為妹妹美瑞。亦如怡紅海棠萎而復榮，同一理也。」黛玉道：「竹子的異兆尚不知如何，柳二嫂的話必要留心，恐有鳳來亦未可料。」一面說話，拿著茶鍾剛喝了一口，寶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把你含的茶像晴雯姊敬我的酒一般給我喝了罷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我在二塊，必要做新鮮的文章。那夜的酒杯還吃不足，這會兒又要合我鬧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只這一回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實在會磨人。你像他先奉了我，我再奉還你。」寶玉道：「更好。」亦如晴雯奉酒之法，漱淨口，含著茶吐與黛玉，黛玉不吞下去，復翻身吐與寶玉吞了，再從容喝了兩口，奉與寶玉，照樣回敬，一面笑說：「你這轉折的文情，比他直出的又高遠了。」兩人歡洽已極，黛玉道：「月白風清，於此良夜何？」寶玉道：「子今於今，於此良人何？」黛玉微微一笑。兩人執手入幃，自伉儷以來，未有此夜歡娛之盛。人恍同身，氣融連理，其樂只可意會，不必言傳。連日綢繆已極，寶玉問黛玉道：「喝合歡茶，偕連理夢，其樂如何？」黛玉臉一紅，笑而不言。寶玉道：「這又何必害臊不說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且問你如何，你能夠說，我也說給你聽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竟不能言語形容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可又來，你也不能說，只好默而不言，心領神會罷了。」

寶玉笑著點點頭，忽又說道：「你我命中造化很好，憑著天恩祖德，安富尊榮，閨幃娛樂，到了這個分兒，再怎麼樣？」黛玉道：「此後時刻戰兢自持，所謂滿而不溢，高而不危，才能保得長久。」寶玉道：「誠哉是言。居安思危的存心，我卻不敢懈怠。只是你我飫珍饈，薄羅統，終日歡娛，此皆警幻仙姑所賜，如何報答？」黛玉道：「仙姑思同天地，咱們生生世世仰報不盡，只有做一件稀世罕有的功德，以副仙姑之意。咱們已做的善事，即如廣濟倉周急貧乏，義莊以濟四莖，育嬰堂拯救孩提，養貞室扶持節婦，給衣賑粥，拾藥施棺，檢骨埋枯，修橋補路，都已有了。獨有一件陰功，未經世人廣行的。咱們基業田莊的地方約有百數十處，打算每處設一完姻院。凡有貧苦之家，男女已經結親，無力婚娶者，教他在院中完姻，與以衣服鋪陳，成婚一月，再今回歸。使怨女曠夫各安其室，免卻人家為父母者急不來的心事，為兒女者說不出的苦衷。你說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有這好心，所以仙姑必使你我再世重圓，皆由你種此善根之報。只是一件，各處都設完姻院，其功不為不廣，還有未盡善之處，我爽性補足了：此院一設，那些無力之家勢必紛紛嫁娶；有一等中落之家，結親之時，兩下門當戶對，三媒六禮定成，及至彼此消乏，婚娶不起，各循舊家門面，還想將來堂堂嫁娶，不屑到院中草率了事。豈不還是女怨男癡，春悲秋倫？如此一類最苦不可言。偏是這樣的多，若無因由資助他錢財，只怕還不肯受。莫妙於除完姻院外，再設一全婚局。凡遇此等人家，嫁娶不起，借銀與其畢姻，不立借券，不憑中人，還與不還，由他自便。你說如何？」黛玉道：「你所慮的更加周密。如此辦法，盡美盡善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欲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癡男怨女這苦味兒，咱們備嘗已久，所以才能夠體會普天下男女這種苦情。我自己也好笑：咱們兩人的情癡到極處了，為什麼我這賈寶玉非林黛玉不娶，你這林黛玉非賈寶玉不嫁？這是何故？」黛玉道：「你曾說過，任憑弱水三乾，只取一瓢飲。無非定情固分而已，情一定則不可移，分一固則不得散。這個道理，五百年前咱們已揣其分，用其情，今兒才得如此。當年我在靈河崖，蒙你長長灌溉，致令償淚以酬。所以我過去一節，只算報你灌溉之恩。至於你我兩相愛慕，一種纏綿不斷的至情汝經完結，仙姑深為你我太息，故今咱們重生再世，了此一段情緣。你我生於情天，必受一番磨折，歷盡孽海波濤，此日才登彼岸。這是幾世幾劫的前因果，非偶然也。」寶玉道：「這番議論透徹之至。咱們前因如此，還望後來千百年永偕連理，則不知怎麼樣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我同心合意，修積陰功，廣行方便，誠能感格上蒼，自然有禱必靈。你可放心！咱們情根悠久，縱不能百世不磨，大概幾世同偕總期必可。所謂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後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修見如數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我的前因後果固如是矣，我合寶姊姊怎麼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合他原是依附之緣。因你我有木石前盟，從旁生出金玉姻緣。若非金玉渾淆其中，你我何至於生關死劫、再世重圓呢？」寶玉「噯」的一聲歎道：「我至今提起金玉姻緣，不能無憾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又左了。天道無私，造化弄人之理，往往如是。若無他的金玉緣礙其間，何能顯得出你我臨死不磨的至情真性？你也不可怨天，不必尤人了。孟子云『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』這章書你是知道的，所以歷來名臣、孝子、節婦、義夫受盡無限折磨，才得傳揚後世。你我何能比得古人？以理推之，必要受以前那番苦況，才能賞此日歡娛。」寶玉向黛玉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今聞之矣！與卿一席話，抵我十年工。」黛玉「嗤」聲一笑，道：「這又算什麼？」兩人談至更闌方寢。

再說寶玉在寶釵處歇過經旬，一日黃昏後，月明如畫，寶釵、寶玉步出階前看月。寶釵道：「咱們到妹妹那裡去，瞧他做什麼事。」兩人一路說笑，進了瀟湘館。寶釵一面搖手，不許丫頭則聲。兩人進房，轉到裡間，從窗格子裡窺睛一望，雖係紗縵，朦朧見影。原來無有別人，只見黛玉合晴雯共酌。晴雯捧著一隻芙蓉花式耳玉杯，斟上酒，笑盈盈的送到黛玉唇邊。黛玉搖搖頭道：「這麼敬不稀罕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奶奶要口奉嗎？」黛玉笑笑點點頭。晴雯漱淨口，換上一杯梨花春，問黛玉道：「對點薔薇露好麼？」黛玉又笑著點頭。於是晴雯如敬寶玉一般，先喝一口，再敬黛玉，兩顆櫻桃小口相對，緩緩的一吐一吞，玉液生津，香醇適口，情濃樂極，吃了一杯。黛玉道：「再喂一杯。」晴雯又如前敬了，看得寶釵涎垂心慕，不覺失聲笑道：「實在可愛。」

黛玉道：「誰在這裡鬼鬼祟祟的竊覷房幃？」寶釵、寶玉敲門進去。寶釵笑道：「好呀！妹妹在這裡獨樂樂。」黛玉臉一紅，忙道：「想要與人樂樂。」指著晴雯說，「不知姊姊可肯給他的臉？」寶釵一時窘住，不能回答。晴雯道：「縱不給我的臉，也不好拂奶奶舉薦的美意。」寶釵臉一紅，說道：「我也想合你喝，只是……」說到此處又咽住了。寶玉道：「這又何妨？妹妹倒也吃了，姊姊大可賞用。橫豎只有咱們四人知道，誰家房裡沒有兒女私事呢？」於是四人重複入坐，晴雯如敬黛玉一樣奉了寶釵兩杯。寶釵向晴雯笑道：「難為你從從容容再替我敬玉奶奶一杯，待我仔細瞧瞧。」晴雯又如前敬過黛玉一杯。

寶釵笑道：「我有兩言奉贈：檀口抓香腮，並蒂芙蓉雙弄色。」寶玉忙拍手道：「妙絕，妙絕！確不可移。這是儼然一幅絕妙的女春宮圖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你天開奇想，聞所未聞的新文都被你掀出來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真正新奇，這女春宮難為他想得入神盡情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吃這酒的意趣竟勝於張京兆畫眉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執壺、舉杯、奉酒，亦如那磨墨、你筆、描畫之煩，該比作張京兆。」黛玉向寶釵笑道：「姊姊送了便宜把他。」寶釵亦笑道：「人家利令智昏，我是色將心惑了。」四人又復喝酒談笑，是夜在瀟湘館同臥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過了些時，大觀園、檜碧園、林園三處荷花盛開，深紅淡白、黃碧青藍，各種俱備，幽香谷後水榭到萬字橋開的更茂。黛玉同

眾姊妹終日賞荷消遣。前因林府南邊幾位同事精於音律，清曲最佳妙，寶玉、瓊玉一學便會。瓊玉過了曲，即傳授李紋、喜鸞，寶玉又傳授黛玉、晴雯、寶釵、紫鵲、襲人、鶯兒、麝月、蕙香，還有幾個丫頭也會唱了。寶玉、黛玉、瓊玉、喜鸞音節極佳，兼會四件傢伙：寶玉鼓板為最，瓊玉笛法極精，黛玉亦復善於笛，喜鸞優於絲。寶釵的曲細緻穩妥，不捨吹彈。晴雯笛音、鼓板擅長，箏弦亦妙。紫鵲絲弦笛俱佳，鼓板絕倫。獨有鶯兒曲韻清脆，彈弦的指法超群邁眾。襲人等曲與傢伙各有所強。[方]以類聚，因各人終日習唱，以致探春、湘雲、妙玉、寶琴、香菱、李綺新近亦天天習唱，各得其妙，所以把詩社又擱開了。

一日，眾人在萬字橋賞荷。中亭內設氈單，輪流互唱，聽曲人在四邊亭內。李紋道：「我有一對，請諸位對來：詩社詞壇改作歡場曲局，」

湘雲隨口應道：「風人雅士變為清客伶工。」

喜鸞笑道：「這才好呢！把咱們比作伶工，大家可不依你了，該怎麼罰？你說！」

正在笑鬧，鳳姐來到，問好畢，向黛玉道：「今兒送北靖王、錦鄉侯、寧昌伯、還有五家同年的禮，我一早晨瞎張羅了半天，誰知道你已預備了，送的人回來說都全收了。老太太叫你們留幾支好曲子，他飯後來聽。又對我說：『你為什麼不學曲唱給我聽？他們都唱的好，吹彈得又好。我回說還沒有學，待我學了唱給老祖宗開心，只怕老祖宗要笑掉了牙。老太太又說：『前兒你林妹妹、喜妹妹對了一套《雙拜月》，晴丫頭唱了一套《寫真》，他們唱的很好，你要唱的不好，仔細我捶你。』老太太這麼說了，我只得也來學這玩意兒。誰算我的師父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來教你。」鳳姐道：「罷呀！且把你那舌條兒收拾好了再說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卻不相干。他唱的字面倒是清清爽爽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二嫂子如果要學，回來到我那裡，合你慢慢的唱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兒就要唱。」寶釵道：「沒有曲譜。」有個丫頭道：「我帶得有個本子。」拿出來是一套《頓心驚》。寶釵道：「就唱這套。」於是傳授了點眼拍板，並辨別字面，兩人哼起來。鳳姐本性聰明，腔調都跟的上，惟板眼快而不勻。寶釵道：「板眼是寸節規矩最要緊的，不能隨便混來。」鳳姐焦躁道：「噯呀呀！這勞什子實在累贅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總合我一下一下、停停勻勻的來才使得。」哼了一會，鳳姐手上又亂起來。寶釵道：「這爪子實在要打幾下才好。」鳳姐急得臉脹通紅，汗珠直冒。湘雲形如打躬，黛玉等抿著嘴笑。寶釵道：「且歇會子。」鳳姐道：「再哼幾遍口。」寶釵道：「我被你這爪子忤夠了。」

黛玉同妙玉悄悄說了幾句話，妙玉點點頭，走過來道：「我來效個勞，代教幾遍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我這頑徒不遵約束，實在難教。」妙玉叫鳳姐：「將譜子掩了，咱們口傳心授，你只用耳聽，手隨我來，就容易會了。」一連哼了十幾遍，果然鳳姐手上上了路子。氈單鋪齊，各人唱過一輪。賈母到了，只見鳳姐拉著妙玉，還在那裡哼曲。賈母笑道：「你可曾學會了？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兒才學，跟還跟不上來，那裡就能夠會呢？」各人將首曲唱了兩套與賈母聽，再散坐乘涼。晚筵設在橋心亭，玩月賞荷，興盡才散。

近日黛玉細細揣摩《尋夢》一曲，幾處細腔未曾唱穩，回到紅樓，同寶玉哼了一回再睡。將交五鼓，寶玉起來喝茶，只見月映窗明，黛玉也醒了，寶玉道：「妹妹起來喝茶，倒現成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月明如畫，推出窗來瞧。」寶玉推窗，二人朝外一望，但見萬里無雲，碧天如洗。黛玉道：「如此良宵，捨不得睡，合你臨窗眺望，天明再打個盹兒。」二人又坐下哼曲。

少頃，只見西方一片彩雲縹緲而來，行至天心，散漫出滿天華彩，一陣異香自空而下，彩雲凝結不動。黛玉道：「這個光景必有祥瑞。」寶玉道：「別則聲。」忽見一群小鳥自西飛來，折往東北而去。少刻又有一群飛過。一連幾十陣鳥鵲飛過，各色各樣，莫能名狀。隨後再是錦雞、孔雀、白鶴、青鸞，一對一對，飛過數十對。寶玉、黛玉攜手並肩，凝神眺望。天方大亮，只見彩雲影裡，一朵朱紅金邊祥雲垂下，裡面一隻五色絢爛、金翠輝煌的彩鳳飛到園中，在瀟湘館屋上繞竹數匝，緩緩的往後飛去；隔了半個時辰，又復飛到紅樓頂上，盤旋一回，仍舊自飛而去。後面又是成對成陣的群鳥相隨。黛玉道：「可是柳二嫂的話應驗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丹鳳來儀，國家祥瑞。皇上聖明，所以如此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竹上的花已為鳳所賞，誠為美瑞了。咱們略睡一會再起來。」這且按下。

再說通城傳揚有鳳來儀，聖心大悅，喜動天顏，頒諭天下，赦罪免徵，文武各官加級。賈政升了吏部尚書，寶玉、瓊玉、賈赦等俱升三級，開賀酬客，又鬧了半月。

一日新涼，晚荷舒豔，各種秋花開得極盛。到處香風撲鼻。黛玉邀齊諸姊妹在百花廊賞玩秋芳，先看了一回晚荷，再集百花廊。黛玉道：「我想做一個玩意兒的會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別說，待咱們猜。」一面到階前掐了一朵花，遞與黛玉道：「可是做這花的會？」群釵同看，原來一枝翠海棠。黛玉笑而未言。探春道：「這花的顏色新奇極了，詠這詩可不容易。」黛玉道：「不必做詩，倒要唱曲。」湘雲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咱們來鬥花。各人去彩十種，拿來比，同的罰唱曲，不會唱的免。鬥花所彩的花，將各式瓶幾陳設起來，聞花香，聽曲韻，名曰香韻會。如何？」群釵同說：「這個會雅極了。」

探春道：「瀟湘的文思愈出愈奇，咱們採花來鬥。」於是各人尋花覓草，過了一晌，紛紛袖花而至，比並起來，同的甚多。湘雲道：「今兒的曲子夠唱了，明兒早些鬥花，曲子更多。」鳳姐道：「咱們唱的費力，大嫂子合四姑娘不唱曲，只坐著聽，該替咱們張羅張羅，叫丫頭們時常倒茶、打扇子才是。」李紋道：「你才學了兩支曲子，就得意的這個樣兒。他們會吹會彈，曲子又多又好，豈不要把我當丫頭使喚嗎？」

大眾笑了一陣，氈單鋪處，換膜和弦，浪起調來，一一輪唱。黛玉唱了一套《尋夢》，寶玉打鼓板，晴雯吹笛，妙玉彈弦，喜鸞呼笙，這套曲，五人合就的音節韻度，妙到過雲繞樑。晴雯唱了一套《寫真》，妙玉唱了一套《離魂》，喜鸞唱了一套《圓駕》，寶釵唱了一套《盤夫》，寶玉唱了一套《玩箋》，接唱一套《草地》，湘雲、香菱對唱《小宴驚變》，寶琴、李綺對唱《折柳陽關》，鳳姐唱了一支《香醋》，探春唱《遊園》接《驚夢》，再挨到紫鵲的《他把俺小癡兒終日胡纏》，襲人的《春來萬卉鬥妖嬈》，麝月的《陵谷變》，蕙香的《苦日裡有個本蓮僧》，這套曲是紫鵲、鶯兒鼓板，弦子合純的滾頭，精妙異常，人人喝采。秀筠的《只見漢嶺雲橫雷蔽》，輕雲的《我兒夫築死在長城底》，這兩套也是紫鵲、鶯兒鼓板，三[弦]配合的絕技，其餘新學的丫頭又唱了幾支。音靜飲闌，群釵才散。

探春回去，即收拾安寢。臨心之間，聽見兩下錘響，慌忙起來，往紅樓一路獨行，遇著鳳姐。探春道：「二嫂子好早呀！」一面拉著鳳姐：「告訴你一件奇事，我昨夜做個夢。夢見娘娘到園子裡來看燈戲，還是那年回家省親一個樣兒。老爺、太太、兩位二哥哥、你合大嫂子、兩位二嫂子忙得什麼似的，娘娘抓住寶哥哥、林姊姊說了半天的話，笑容可掬。自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合咱們多有賞賜，比上回還厚。喜歡幽香谷、紅樓，說是好極了。」探春一面說，鳳姐一面點頭吐舌道：「三姑娘，你別說，我也是做了這個夢，待我將底下的說給你聽，可是一樣？」探春道：「你說。」鳳姐道：「娘娘不在省親別墅殿上飲宴，酒筵設在百花廊牡丹台前。宴後萬字橋看燈戲，唱到《水門》，細問寶兄弟怎麼樣，唱到《打鞦韆》很喜歡。後首回去對老太太說：『此後時常可以回家。』不比上回淚光滿面，笑嬉嬉的上轎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的？怎麼你我兩夢絲毫無異？」鳳姐道：「告訴你，巧姐兒昨夜也是這麼夢的，說合來句句相同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們母女神氣如一，同夢乃是正理。咱們三人同夢，這就奇極了。」

正在稱奇，忽見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三人同夢，咱們兩人做了一個最熱鬧的夢，說給你們聽。」探春、鳳姐見著，原來是李紋。探春問：「大嫂子合誰做的熱鬧夢？」李紋道：「早晨遇見四姑娘，我說昨夜夢見娘娘來家，與前回省親光景不同。四姑娘道，待他先說。從頭至尾，兩夢如一。我大略說幾句給你們聽。」李紋說畢，鳳姐道：「我合三姑娘、巧姐兒昨夜的夢合你二人一樣的。」又說了一遍。李紋道：「這是五人同夢了，兩三人同夢已就奇了，五人一夢罕見罕聞。」

三人一面走著說，只聽林子裡兩人語響，一人說道：「昨夜的夢，你五人相同不為稀罕，只怕還有同的呢！」探春等迎見，卻是湘雲，後面惜春亦出來了，同說起昨夜之夢，鳳姐道：「我就不信奇到這個分兒。兩位姑娘姊妹，該同夢的，咱們姑嫂、姑嫂、母

女同夢亦該的，怎麼雲姑娘也說同夢？只怕是附會其說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好不通！咱們雖係表姊妹，骨肉至親，正該同夢。反不如你這個不同骨肉的嫂子嗎？且把你的夢再說一遍，我有道理。」鳳姐只得又說一遍。湘雲道：「你才說的有遺漏，我找補出來，才知道我不扯謊。娘娘在百花廊，宴後登樓，坐在中間榻上。先叫林姊姊坐，又叫咱們坐，都不敢坐。娘娘說：『咱們同是紅樓中姊妹，坐了好說話。你們不坐，我要惱了。』大眾這才坐下。這話可是的？娘娘未到之前，你同平姊妹忙到綴錦閣搬東西，可是有的？」眾人齊說：「是了，是了，絲毫不錯，竟是六人同夢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只怕咱們十幾人都是做這夢會的。」惜春道：「大同小異，亦有不同的。」這且按下。

再說寶琴合岫煙、香菱匆匆來至園中，一轉眼香菱不見。寶琴、岫煙同行至小蓬壺石台上，只見寶玉笑說道：「將來梅大哥、薛二哥同是羸洲會上客，你兩個共是蓬萊島上仙。」寶琴道：「二哥哥，這個地方險峻，咱們上來還勉強撐著，這會兒走不下去，難為你扶一扶才好。」寶玉扶著寶琴、岫煙慢慢下來，霎時間寶玉不見。

再說香菱一路逛去，想起以前門草彩的夫妻蕙香美可愛，正在找尋，忽聽背後一人低聲說道：「姊姊，你裙上又沾了一塊髒東西了。」香菱低頭一望說道：「沒有。」那人道：「你瞧後面裙上胭脂水似的一大塊，還說沒有！」香菱撩裙回身一看，不覺叫聲「哎呀！」再看其人，卻是寶玉。香菱道：「你為什麼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特來找你。」香菱臉一紅，說道：「這裙上的東西，連我自己都不明白。」寶玉道：「見說浙江潮有信，如何不明白呢？你前回石榴裙上沾了一片綠茸青苔，這回湘水裙中濺了一泓桃花春[潮]。」香菱道：「怎麼好？今兒再不能夠襲人姊姊給我換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今兒做群芳會，忙得甚麼似的。這個冷靜地方誰肯來呢？我合你到山後石凳上坐著，你把裙子脫下來，我拿到池子裡替你洗淨，晾乾了再穿，可好麼？」香菱道：「很好。」二人攜手，轉到山後石凳邊，香菱連忙解裙，叫寶玉背著臉。寶玉道：「你快些解下來洗罷！」香菱才解開裙帶，不防裡面穿的一條銀紅紗小衣同褪了下來。寶玉覷著嬉嬉的笑，香菱急得臉漲通紅，忙將雙手來閉寶玉的眼，不知寶玉怎麼樣[才]走了。香菱只是癡癡呆呆坐歇一會，亦往別處去了。

再說鳳姐同探春等逛了一回，要獨自走動，一人到怡紅院後花障邊，正蹲身下去，猛聽一人「撲嗤」的一聲笑，又說道：「今兒可瞧見了。」鳳姐吃一大驚，忙嚷道：「你是那裡的這麼個傻丫頭，好大膽胡說！把眼珠子紮爛你的。」此人說道：「是你自己送生意上門，別抱怨我。」鳳姐聽出聲音是寶玉，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寶兄弟、你如今是大人了，如何還像從小兒那麼淘氣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可記得那年叫我開單子，把我拉到小三間黑暗裡，合我淘氣了一陣子，今兒又預辦淘氣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今兒合你要大淘氣呢！」一面淘氣後，鳳姐委憊已極，再找寶玉，不知去向。此處鳳姐魂渺陽台，暫不及表。

再說妙玉獨自來至園中，信步行入梅花塢，迷迷離離，隨著香風走去。進入一條夾堤，梅花萬樹，前列清溪，後屏幽谷。行至堤中，見一連環亭，坐了一會，又往前走。這堤越走越寬，梅花愈看愈密，恍如一片香雪大海，四望無際。心中思索：這般幽境仙區，竟沒有知音賞玩。忽聽得謳吟之聲，傾耳一聽，吟的是「知音者芳心自同。」觀眼一望。前面梅林裡立著個白衣大士，連忙向前下拜道：「女弟子貪看梅花，到此難尋歸徑，望菩薩指示迷途。」菩薩笑向妙玉道：「我是警幻仙姑，並非慈航大士。世人只知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；你可知這香海無邊，亦需及早回頭為是，否則就迷住了。你鳳根靜慧，塵劫未消，尚然滯跡凡間，日後自然超脫。你與神瑛侍者向有夙緣，今日你沉淪香海之中，正與神瑛了緣之際，可仍依著香氣而返，我助你一陣回風。」說時把袖一拂，果然習習香風往後吹去。

妙玉起身舉首時，仙姑不見。只得緩步回來，走至亭邊，聽見裡面亦有謳吟之聲，仔細一聽，亦是吟「知音者芳心自同」，一面想道：「怎麼仙姑又在亭子裡了？」近前一看，乃是寶玉吟哦。妙玉笑道：「原來是二爺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怎麼叫我二爺？我是神瑛侍者。」妙玉觸動仙言，登時心跳耳熱，問道：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找知音的。」妙玉問：「誰是你的知音？」寶玉道：「舍你其誰？」妙玉聽說，更黨心旌搖蕩，不能自持，勉強說道：「我如何是你的知音？」寶玉道：「『知音者芳心自同』，你我一向同心，如何不是知音呢？」

妙玉此時小鹿兒在心前亂跳，不覺走入亭中，同寶玉並坐。寶玉道：「你看月色橫空，香風襲裾，怕你畏風露之侵，伴你花間一晌眠罷！」妙玉道：「如何同眠起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愛你有年，今兒邂逅相遇，豈有不與子偕滅的理？」妙玉將依又拒，一面說道：「此處寒風徹骨，冷氣侵膚，所以拒你者，正所以深恤你也。若有避風之台，我豈不樂於從事？」寶玉道：「後面有個迷香洞，洞內有房，陳設之物俱備，合你同去如何？」妙玉即偕行人洞，果見繡榻錦茵鋪陳得精潔。妙玉促寶玉寬衣入幃，寶玉道：「可記得？那年合你聽林妹妹彈琴之後，在月洞內撥雨撥雲。今又春風再度了，前番草藉花眠，今則繡被香衾，三生幸甚。」二人歡洽已極，漸次神魂飄蕩，不知所之，恍傷又像臥在梅林之下。突然一雙翠羽飛來啄梅，幾朵落花點著兩人心胸，方才驚醒。妙玉道：「咱們魂赴陽台，幾乎忘返。今幸醒回，我怎麼昏昏沉沉，神氣不爽？」寶玉道：「合你出了迷香洞，轉過豁然坡，就是安樂溪了。」二人相攜，緩步出迷香洞，且不必表。

再說寶釵將起，把寶玉推了幾下不動，又推黛玉亦不動，復倒身下去，貼著黛玉的臉，將舌條在黛玉唇上舐舐，卻不則聲。黛玉道：「你還要鬧，我好生睡會兒就起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是我呀！你睡迷了。」黛玉睜眼一看，說道：「我一個好夢被你打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推你起來，原要告訴你：我做了一個奇夢，怎麼你也做了好夢嗎？」黛玉道：「姊姊的夢先說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夢見娘娘到園子裡來，又不像省親。大家忙著迎接，我從上房趕到園中來，遇見二姑娘合東府裡蓉大奶奶，向我說：『咱們於今隨娘娘在一處居住，已入仙班。』還說尤二姨、三姐一併同居，他兩人也升仙界了。蓉大奶奶說：『寶玉嬌娘，托你帶個信給理二孀娘，我找她說話。』咱們一面走，我正要問他，被塊石頭絆醒了，可奇不奇？你是什麼好夢？也說給我聽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夢見大眾姊妹都在這裡，一同到了上層樓。人人愛這樓遠眺最佳，商議一個眾芳會，一月一次。每逢會期，都聚到這裡合百花廊兩處，花前酌酒，月地行歌，在這上層吹唱，底下遠聽，猶如半空音樂一般；雲妹妹說：『只怕住不下。』我說：『幾人同房也可。咱們林園裡還有十二樓，隨你們各挑各住。』他們都喜歡芙蓉樓、豔陽樓兩處。我說：『人既聚會，也不可辜負了地方。這十二樓各有妙處，你們輪流著都要住遍才好。』琴妹妹說：『你一生公道待人，並及濟物，咱們來拈鬮，誰拈著某樓即去住宿，體貼你公道之心。好麼？』柳二嫂子說，不必拈鬮，他有個法，令人心服。只見他用些五色紙剪成各樣蝴蝶，係著五色線，每人一個，拿到樓簷口放風箏。眾人笑說：『這是小孩子的玩意，』如何放的起來？」柳二嫂子說：『我逆知你們不信，我放個樣兒給你們瞧。』他拿個白蝴蝶，迎著風才一放手，那蝴蝶即飛騰起來，漸遠漸大，絲線也漸放漸長了，放到聽月樓泊住。他又口裡唸唸有詞，將絲線貼在地下，漸粗漸寬，化作一道長虹。他就跨虹而往，到了聽月樓。瞧他站在樓中，隨即跨虹而回。大眾驚喜非常，都說：『你原來有這般仙術，把咱們也來試試。』瞧他又畫符念咒，一一放去。最奇是四面八方的風都有，這個投東，那個向西，或南或北，頃刻間十幾人跨十幾道五彩長虹，各自奔投去了。你、我合晴妹妹、柳二嫂子在這裡望一刻工夫，他們又回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怎麼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自己說：『在這裡住定的，不往別處住。』我合晴妹妹向柳二嫂說：『咱們住在此處，你也施一仙術，變個玩意兒給咱們瞧瞧。』只見他對著地下用手指畫符，口中念咒。一會兒地動樓搖，半晌才定。他叫咱們往下面瞧瞧。我合晴妹妹走到樓前，低頭一看，這樓高並雲雷，不但群樓矮小，連小蓬壺都在底下了，望見人像螞蟻似的。我問他可能再高？他說空中樓閣，升之彌高，要升上天都使得。晴妹心高膽大，還想登天。我說再升一升也就夠了。正在高升，被你喚醒了。這夢可好不好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果然夢好，好夢。起來罷！今兒做會，大家都來的早。」

黛玉、寶釵剛起來，只聽樓下紛紛說道：「咱們都來了，主人還沒起來嗎？」黛玉、寶釵趕著相見問好。晴雯道：「今兒做會，回來上席，每人幾上供一朵牡丹。我來點了人數，好去採花。」點的是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鳳姐、巧姐、平兒、湘雲、岫煙、寶琴、香菱、李綺、李紋、喜鸞、妙玉、黛玉、寶釵、晴雯、紫鵲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、鶯兒、麝月、秋紋、碧痕、蕙香、佩鳳、偕鸞，共二十八人。李紈道：「名已點了，咱們逛去罷。」

寶釵道：「別忙著逛，待我把個夢說了你們聽。」鳳姐忙說：「我知道了。可是娘娘回家看燈戲？」寶釵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鳳姐道：「且說你的。」寶釵將向黛玉說的夢又對眾人說合，眾人道：「這又同而不同。」湘雲道：「他們幾個死的合娘娘在一處自然好了，我替他們很喜歡。」鳳姐道：「再說咱們的。」於是又將六人相同的夢述了一遍，眾人聽著納罕。寶釵向黛玉道：「把你做的好夢益發說了。」黛玉又照前細說一遍，數內喜鸞、李紋、李綺、晴雯、紫鵑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、鶯兒等都是同這夢的，大家互說：「奇到極處了。」岫煙、寶琴對問，兩夢相同。香菱說：「我倒沒有夢。」妙玉說：「我的夢在起數位之中。」湘雲道：「六人同夢，十幾人同夢，兩人同夢。怎麼寶姊姊一人一夢，不與人同？又有無夢的。這個理竟不可解。」李紈道：「夢短夢長俱是夢。不必說夢，大伙兒進去罷！」於是三五成群，各游各處。

寶玉在前引路。引著二妻十妾，分列一十二樓中玩了一會。又引佩鳳、偕鸞打鞦韆，先扶佩鳳上架打了一回，『又送偕鸞打了一回，兩人下架，香汗淋漓。寶玉用手帕正代措抹，聽見有人呼喚，又去了。遇著紋、綺姊妹，寶玉又引二人走至一個所在，金碧輝煌。李紋問是何處，寶玉道：「藏嬌所」。

三人徐行，忽見群釵紛紛而集。寶玉在前，二十八人在後，走至一處，華麗軒昂。蕙香道：「這裡只怕是柳二爺家的園子。」妙玉道：「咱們那芥園茅簷，那有這珠宮梵宇？難為你代我預兆。」一行人進了一個洞門，當面一林叢木，天風琳瑯，音如奏樂。林內一座宮殿。走至殿前，但見瑤台璇室，樓閣巍峨，階前仙卉珍禽，奇香異韻。群釵上了台階，抬頭見一度上「群芳殿」三字，中間塑著一位女王，星冠月佩，美麗莊嚴。正中略低一級，塑著元妃的像，宮妝打扮。又低一級，坐著林黛玉，王侯夫人妝飾。左側坐著五位：寶釵、妙玉、探春、李紈、巧姐；右側坐著五位：湘雲、迎春、惜春、熙鳳、可卿。以上兩側十位俱是正坐。左間上首正坐六位：寶琴、李紋、喜鸞、尤二姨、香菱、佩風；右間上首正坐六位：岫煙、李綺、晴雯、尤三姐、平兒、偕鸞。左間旁坐六位：五兒、鴛鴦、玉釧、麝月、鶯兒、蕙香；右間旁坐六位：紫鵑、金釧、襲人、秋紋、碧痕、小紅。三間殿宇，塑著三十六人的像，華衣繡裳，面龐神采酷肖本人。每人面前有一牌位，寫著某官仙妃、某官仙子、某宮仙女，俱如此類稱呼。

群釵看畢，面面相覷。停了半晌，鳳姐說道：「寶兄弟，誰把咱們這些人的像塑起來了？怎麼他們死過的也在一塊兒？這件事再沒別人，是你乾的。我知道你的心事：咱們生的死的何能這麼齊全聚在一處？所以把大伙兒的像塑在一處，早晚順便來瞧瞧，聚集群芳的意思。可是這麼著？」寶玉笑而不言。黛玉看見柱上的聯對寫著：

百千萬事無非夢，

三十六官都是春。

點點頭道：「無非夢」、「都是春」，妙極了！咱們回去罷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引我到後面瞧瞧。」黛玉道：「人要知足，今兒玩夠了」，下次再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是官打現在，不問下次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瞧瞧：天色變了，要下雨，還不及早回頭嗎？」群釵齊說：「果然天色不好，快些走罷！」鳳姐道：「來的不是這條路。」寶玉道：「來是抄的捷徑，回頭是要走大路的。」鳳姐道：「太繞遠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來得便捷去得遼遠，來得遼遠去得便捷。這是循環之理，你全不懂。」

忽聽湘雲嚷道：「不好了！雨來了。」又聽雷轟電閃，一個個驚慌無措，亂竄亂跑，寶玉道：「你們手挽手，聯作一串，仔細栽倒了。」群釵互相抱怨，寶玉道：「花正開時遭急雨，也是物理之常，切不可抱怨。」只見各人汗流氣喘，好不容易才趕回來，到了紅樓中，二十八人困乏已極，齊往炕上一倒。剛才躺下，忽然一個迅雷，天崩地塌一般，將二十八人一同驚醒。各人睜眼一看，還睡在各家自己炕上，原來是一場新夢。

寶釵從夢中驚醒之時，忽聽黛玉叫聲：「不好了！我要死了。」又聽寶玉叫聲：「呵唷！我也要死了。」嚇得寶釵肉跳心驚，忙叫道：「妹妹，怎麼的？怎麼的？兄弟，怎麼的？怎麼的？」兩人又不則聲。寶釵將二人一摸，只見面色改變，指尖冰冷。寶釵又復細細一摸，也大叫一聲：「呵呀！不好了。」未知三人吉凶如何，下回分解。